

# 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与 体制嵌入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10 年的经验反思

## 一 问题的提出

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工作一直是一门充满争议和理论争辩的学科与专业。迄今为止，针对有关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知识合法性和实践有效性等主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一直受到来自观念变革、技术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等的挑战。对社会工作教育者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变数。而就中国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笔者认为，任何一次有关本土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讨论，都不仅有利于我们建立起这门学科和专业的精神气质，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清楚该学科和专业的内在本质。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从西方还是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都是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系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综合作用的产物。同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教育的进步，而反过来，社会工作的教育发展也必须以专业实践和专业制度作为重要基础。从本土实践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政府部门一直发挥着解决社会问题和稳定社会

---

\* 本文是在 2004 年 12 月 17 ~ 18 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暨社会工作发展策略研讨会”上做的大会主题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会议期间一些学者给笔者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存在的纰漏与错误完全由笔者本人负责。



秩序的主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用“行政性的社会工作”来总结中国目前社会工作的基本特质是不无道理的(王思斌,1995)。换句话说,在中国,长期以来,政府机构(尤其是特定的职能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而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以血缘、地缘和互惠关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就成为普通人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基本渠道。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们的文化里,除非家庭和个人的网络关系崩溃难以发挥作用,求一助关系是很难在陌生人之间或求助者与正式机构(主要是政府机构)之间建立的(王思斌,2001)。因此,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笔者认为,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既离不开政府的体制和资源,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及社会工作者的认同。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专业实践中的工作者与受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须把专业工作者由“陌生人”转变为受助者熟悉的人,改变中国人传统上只习惯于求助行为的内敛特性,建立以社群网络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探讨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工作者与求助者的信任关系的建立对推动专业助人方法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要推动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又显然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在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一方面,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下,社会工作教育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仍然面临诸多的困境和限制。

然而,同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专业化发展速度缓慢比较而言,社会工作教育在过去10年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sup>①</sup>最近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设专业教育的4所高校到近期的152所高校)<sup>②</sup>还是从修读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人数来看,此领域专业教育的扩展都是非常明显的。同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专业实践先于专业教育”、“民间专业组织实践先于政府介入”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社

①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发展是整个高等教育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社会工作专业在近10年来的迅速发展视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种特定社会现象,并将其概括为“专业教育的扩张”现象。

② 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既有的统计数据(2004)。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超前于本土的专业实践。而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关系密切的专业化制度设置（如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职业化体系的建立等）却发展缓慢。尽管在局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制度建立表现出一些令人惊喜的进步，然而，从总体形势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同巨大的社会需要之间还有很明显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美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曾在权威的《社会工作》杂志上撰写了一篇短文，她将当时处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中的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比喻为处于不景气状态的“汽车工业”（Auto Industry），即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很高和学生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却面临政府在福利紧缩时期社会服务就业岗位不足的尴尬现象（Bell, 1983）。虽然当前中国在社会福利领域也存在社会工作缺少专业岗位或专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但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同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经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这一问题时，对现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的考虑是重要的前提之一。

笔者既无意从一般的角度去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比如从古代的社会福利实践来分析社会工作的历史积淀）与当代社会工作实践之间的关联，也无意去评价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取得的成就或产生的社会影响。本文主要尝试从分析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过去10年的发展经验为起点，试图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行动理论（Theory of Action），同时借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嵌入性”（Embeddness）概念，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并使用“体制嵌入”（Institutional Embeddness）的概念。在这里，“嵌入性”概念阐述的不是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即它指向的不是市场关系中的交互结构，而是指教育领域的行动者与政府组织（权力）场域主动联结或被动吸纳的交互关系。

笔者期望可以通过总体的框架式分析，来阐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在推动本土化专业实践方面的实践逻辑和行动策略。本文将具体论述以下几方面问题：①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路径与策略；②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作为高等院校的行动者的实践逻辑与体制嵌入的方法；③在当今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以实际的、可操作的策略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 二 中国近 10 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的路径与策略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及其他应用学科的复苏与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活力,社会工作教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发展的。然而,就各学科的发展现状而言,不同专业领域却表现出了迥然的差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学的显学性质进一步巩固了其独有的地位,法学的功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观念的逐步深入而变得日益突出,社会学在经历 20 多年的中断后也逐渐摆脱“剩余性的社会科学”的边缘角色,开始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而公共管理学在新时期政府强化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成为异军突起的应用学科。然而,从最早的学科(专业)发展背景来看,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从境外引进的专业,至今却一直未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层级体系里,它还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二级学科)。同时,在中国目前的大学院系机构内,一个通常的情景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建制要么附属于社会学,要么被隐匿在哲学和政治教育的体系内。虽然有一些高等院校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社会工作系,但多数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仍附属于其他社会科学体制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缘性的社会科学。尽管如此,从短短的 10 年发展经历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高等院校的发展还是很明显的。

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教育的迅速发展是因应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因此,目前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是自然的后果,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数目太多,因为它同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显然是不相称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尚不能培养完全符合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独特才能与技巧、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规模与速度应该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的学科体制下;其次,专业教育的发展也应同专业实践的客观条件(体制资源)相匹配,在缺乏合格师资、教学与实践脱节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不明朗等前提



下，盲目建立和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许并不适当，应该从规范和合理引导的角度，对这种地方性的专业教育扩张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应参照国际经验，加快建立专业教育的评估体系，对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同层次设定必要的专业教育准入标准和定期评估，以维护专业地位和保证专业的素质。

就上述两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在中国急剧社会转型时代里，作为社会福利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专业，必须回应并努力解决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培养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而这理应由大学等教育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这种观点还指出，当前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缓慢、学生就业前景不明朗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培养与训练机制存在缺陷，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种观点虽然对当前社会工作教育中存在的症结做出了批评，并肯定了专业教育同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的联系，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盲点，因为它忽视了专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需要指出的是，离开制度设置和专业化的必要前提，社会工作教育根本无法建立自身的社会认同，也无法同现行的职业体系建立同等的地位。在当今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忽视专业化形成的制度化条件是错误的。因为就专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任何一门职业和专业，不可能超越历史本身的局限，它必须建立在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实践经验的积淀的前提下。同时，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绝不仅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常规技艺，它必须建立系统的理论、符合社会期待的价值观、可以加以检验的实践模式和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建立必要的专业权威和专业认同。社会工作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专业技术）的独特性的辩论是始终存在的，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长期以来必须面对的诸多挑战之一。

然而，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如果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过去 10 多年的迅速发展视为一种非常规的扩张现象，那我们自然会去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我们就会对前面提到的第二种观点中所表现出的当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应持谨慎和渐进主义取向表示认同。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时代里的发展轨迹稍微进行观察，就会发现，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不仅与国家总体的社会发展政策联系在一起，也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产业化的



策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方主义（Localism）实践，即高等教育管理的非集中化，是随着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体制改革和功能的重组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过去主要由中央部委控制的各地高校很多演变成地方归属，而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地方化又使得地方政府在建立和发展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不同行动者<sup>①</sup>的路径和策略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今高等院校专业教育中存在的体制困境，也有助于我们通过更有效的途径去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和确定专业教育的规范体系。

### （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院校在专业发展方面的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最早始于为数不多的几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后来逐渐在全国其他高校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新专业，政府职能部门（教育部与民政部）对社会工作教育最初的发展思路是探索性的，也是政府尝试专业化道路并提高现行行政体系专业素质的一个策略考虑（20 世纪 80 年代末民政部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实行进一步的市场经济进程，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教育体制变革和产业化进程。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自 2001 年开始每年新增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院校平均至少在 30 家以上，虽然到 2003 年末协会的会员单位总数为 148 个，但考虑到未登记的准会员单位和已提交入会申请的准会员单位数，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目实际上很可能超出上述统计。由于自 2001 年开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已明确意识到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与实际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现象，以及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专业角色、教育与实践的关系、专业自律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核心主题（王思斌，2001；熊跃根，

<sup>①</sup> 在这里，“行动者”主要是指各个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即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院校，它包括学校的管理者、院系的管理者和专业教师队伍。



2001；等等)。由于各地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存在差异，同时，区域间在经济发展基础、策略和政策环境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客观上也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使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居民的生活观念、方式与社会服务需要内容方面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各区域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发展目标，但在发展路径与策略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不同区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形成路径与策略的理解。

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所形成的路径，即各地高校形成的一个共同的路径，在笔者看来，是通过初期在学科体制内部建立专业教育的基本体系，即在本科生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实习安排等方面建立起起码的规模，以此为基础，逐步增强学科和专业的深度发展所需的其他能力，如师资队伍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多元化、课程体系的深化、学科研究能力的加强。在各高校发展专业初期，普遍遇到的困难是师资不足和教材的缺乏，因此，这决定了早期社会工作院校的一个发展重点是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配备，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实习基地和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探索。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教育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晚，这就决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积累还相对比较薄弱。通过对已经发表的文献的初步浏览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前，有关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论文还不多，而且也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期刊。而在 2001 年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之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规范化和建立职业化制度的努力，基本上成为各高校发展专业教育的一个普遍认同的目标。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作为一个专业共同体，在专业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在协会发展初期，它把发展会员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实现其对专业共同体必要的“粘和功能”（function of bonding），各地新开设专业教育的院校也把加入协会和参加协会活动作为发展自身能力的一种普遍路径。而作为一个专业共同体，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吸纳会员的基础上，其发展路径是以确定专业标准为基础，通过培训提高会员单位师资水平，建立与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关系，发展专业实践的能力以及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增强社会工作本土的知识基础。

## （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院校在专业发展方面的策略

虽然在过去的 10 多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和行动者在制度安排上所面临的共同处境，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方面形成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路径，但是，作为教育领域各自独立和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和专业化方面采取的行动策略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由于专业协会这一知识共同体发挥的中介与组织作用，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的努力是以建立学科的认同与专业的权威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解决问题”的治疗功能与促进社会稳定的维模功能。因此，高校行动者普遍认同的总体策略是：推动专业教育促成专业化发展，推进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和专业权威。然而，由于各社会工作院校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处境的差异，作为独立行动者的社会工作院系在基于不同体制环境和现实处境下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目标分散的行动策略，它们包括：①维持现有办学和专业教育的规模，以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为重要考虑，在大学内部使该专业或学科获得与其他社会科学同等的尊重和认同。②采取规模效应的办学策略，通过学生规模和办学条件的印象化处理，来强化该专业在大学内部的符号权力，从而为院系争取更多的资源。③学科的转移和消化策略，在就业市场的压力下，通过对既有专业和学科发展策略的调整，以新专业作为学科转移的入手点，对专业教师和资源进行新的配置，以解决院系在教育机构中面临的发展和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

过去 10 多年来，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体制限制与现实条件不足，社会工作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但是，专业教育的质量和学生就业的渠道还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现有教育制度的反映，也是社会福利服务体制体现出来的发展问题。在初期，社会工作专业院校都面临基本的任务和发展目标，而经历了这一阶段后，专业化的核心问题，诸如职业化与就业市场、社会工作者专业资格体系及其认证等就摆在所有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的面前。在社会工作职业化还未普及，同时职业化标准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前提下，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进专业发展的行动策略上虽然有很明显的限制，但改变和推进的实践空间仍是存在的。这些策略一方面是对现实条件的理性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



既有体制的一种积极沟通与合作，它们充分反映在体制约束的背景下，通过各专业院校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这种现实行动来改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困境是有可能的。

### 三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专业院校的实践逻辑与体制嵌入

社会工作是一个外来文化里的专业制度或职业设置，它同西方社会的福利理念、社会问题发展与政府治理的经验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工作专业重新进入中国，在政府和学界就这一新专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学习、对话和探索实践之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率先在一些重点高校推行。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同西方的经验就有很明显的不同，其特征是教育先行，专业化和职业化滞后。换句话说，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在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不彻底以及现实条件不完备的条件下开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不足、就业岗位缺乏和职业发展不明确的困境。为突破这一困境，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促进专业化发展和扩大专业影响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些努力一方面表明了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专业院校在建立专业合法性和推动专业化方面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专业院校在促进专业化和职业化、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困境的嵌入现行体制的行动策略。

#### （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专业院校的实践逻辑

过去1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明显的扩张和迅速的发展，院校规模、专业设置和学生规模等在数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也出现了类似的特征。由于时代背景、社会需要和院校改革的任务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在社会工作专业院校体系内部，专业化教育发展的路径虽有不同，但实践逻辑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

要理解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专业发展方面的实践逻辑，我们有必要先理解这些院校的类型与其实践逻辑存在的某种关联。基本上来看，这些专业院校的背景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专业发展的逻辑是有影响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出现以来，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迄今

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具有10年以上专业教育发展的成熟型院校；第二类是专业教育经验在5~10年之间的院校；第三类是专业教育经验不足5年的院校。尽管在院校早期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时面临的任務基本都很相似，即完备课程设置、建立基本的师资队伍和开展相应的社会服务，但是经过一定时期的经验积累和教学实践后，不同的院校在专业教育发展上就需要面临不同的任务和选择。比如，就以下四类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即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部委所属院校、地方院校和民办高等院校）而言，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路径与实践逻辑上还是存在差异的。就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来说，专业教育的发展同大学自身的主导发展方向（比如研究型、综合型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院校除了妥当安排专业教学的一般任务外，更要注重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完成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后，院校实践的逻辑更多将倾向于研究和政策推动，这些同社会科学的主导方向是相符合的。而对部属院校来说，它们的实践逻辑除了满足高等院校的一般任务要求外，还会受到部委的体制和管理特色的影响，比如部门办学所强调的特色（如妇联系统的院校更多要服务妇女工作领域，团中央的院校则更多注重儿童青少年的服务和相关政策等）对学校专业发展的影响。

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发展专业教育的实践逻辑过程中，一方面受到教育体制改革和院校自身发展定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政府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响，因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专业分工和学生就业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来说，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实践逻辑问题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①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推动专业化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实践逻辑是以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制为基础，还是重新建立一套基于专业标准的、新的专业服务体系？②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社会工作既有的知识基础和本土的制度关系问题？③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专业主义与非专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里，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基本上都面临上述挑战，在制定实践策略的时候也不得不回应这些问题。

## （二）体制嵌入与专业化发展

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本土实践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引



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使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改革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不同区域，由于体制和经济发展等原因，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推进速度是不同的，在专业化实践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然而，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专业院校，它们几乎都普遍意识到，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院校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主动建立与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联系，将专业教育嵌入现行社会服务体制中是一个必要的行动策略。笔者认为，在专业院校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行动者通过体制嵌入的行动方式来强化专业化效果，这些行动策略包括院校建立与政府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组织联系，通过政策研究协助政府改善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宣传，与此同时，社会工作专业院校还通过建立专业培训项目建立与当地社会福利部门的合作机制。除此以外，社会工作专业院校通过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协会的联系，实现专业教育与社会组织的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专业协会的社会功能。正如社会学学者曾指出的那样，通过专业协会的作用，研究者可以建立社会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在实现其在推动专业发展方面的特定行动和目的的基础上，推动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相关社会立法（默顿，2001）。

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社会福利服务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专业主义实践通过教学、实践和研究各个层面得到体现。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者是实践的社会科学家（Practical Social Scientist），社会工作教育者不能做图书馆式的学者，必须深入社会服务的实践领域。和法律专业不同，由于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基础特性，决定了社会工作不是竞争性的职业，而是合作性的职业。团队精神与伙伴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在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专业院校在推进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进一步严格专业教育的规范，建立符合国情与国际标准的社会工作训练的标准。同时，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与实习安排，专业院校必须思考如何建立与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包括社会工作理论、专业技巧（技术）和价值观念体系三者各自的发展与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于社会福利服务经验的科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振奋的。但是，这门专业目前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社会工作发展了一个多世纪，这门专业仍然一直在遭遇社会认同和发展的困境。社会工



作专业在过去曾被视为“半专业”，而在今天，在资源不足和政治议程中将弱势群体社会需要不断边缘化的社会，它又被认为是一个备受困境的专业，而重新确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Dominelli, 2004: 1~19）。当下，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未来的思考，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讨论个人和群体的职业前景问题，而应该重新审视这门专业的本质、知识基础，并重新界定其专业内涵。近年来，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各国社会福利体制及其社会政策的变革。而社会中弥漫的精神气质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公众忽视了弱势人群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在政府的政治议程里，决策者们由于过多强调技术和经济目标的优先性，推迟了社会政策的议事日程，同时也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因此，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在推动专业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努力建立和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与职业体系，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努力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形象，增强其符号权力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通过建立并发展专业工作者、专业机构和专业知识共同体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在政策决策中的影响。

## 参考文献

Bell, C. J. 1983. "Social Work: Auto Industry of the Professions?" *Social Work*, November-December, pp. 479 ~ 480.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 S. 1987. "The Role of Social Policy Research in Society and in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Summer, pp. 127 ~ 133.

Cox, P. and Hardwick, L. 2002. "Research and Critical Theory: Their Contribution to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Social Work Education*, Vol. 21, No. 1, pp. 35 ~ 47.

Dominelli, L. 2004.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a Changing Profes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ambrill, E. 2001. "Social Work: An Authority-Based Profession,"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Vol. 11, No. 2, pp. 166 ~ 175.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



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 481 ~ 510.

Haynes, 1998. "One Hundred-Year Debate: 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 *Social Work*, Vol. 43, No. 6.

Hudson, W. W. 1992. "Scientific Imperative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June, pp. 246 ~ 258.

Mass, M. 2000. "On the Link between Academia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0.

Mok, B. H. 1983. "In the Service of Socialism;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Social Work*, July-August, pp. 269 ~ 272.

Ngai, N. P. 1994. "Youth Work in China: A Case Study," *Social Work* 39: 90 ~ 96.

Parton, N. 2000. "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d for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0: 449 ~ 463.

Pease, B. 1991. *The Theory-Practice Debate in Social Work: A Critical Reappraisal*. 载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编《现状 挑战 前景——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教育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Ruch, G. 2002. "From Triangle to Spiral: Reflective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Social Work Education*, Vol. 21, No. 2, pp. 199 ~ 216.

Taylor, C. 1983.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 Lloyd (Ed.),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Yip, K. S. 2004. "The Empowerment Model: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Empowerment in Chinese Culture," *Social Work* 49: 480 ~ 489.

阿兰·图雷纳, 1999, "20 世纪的社会转型",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 16 卷第 3 期。

罗伯特·K. 默顿, 2001,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 三联书店。

尼尔·J. 斯梅尔塞, 1999, "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 16 卷第 3 期。

帕森斯, 1988,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

沃尔夫冈·查普夫, 1998,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 1992, 《风险社会》, 译林出版社。

王思斌, 1995, "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王思斌, 1997, "转型期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地位", 《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

王思斌, 2000, "试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工作本质初探》, 香港: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王思斌, 2001, "中国社会中的求一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王思斌, 2004, "非协调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学



报》第20卷第1期。

熊跃根, 2001, “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中的专业性与专业自律问题”, 载王思斌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1年会论文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熊跃根, 2001, “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 对中国现实的解释”, 《社会学研究》第1期。

熊跃根、周健林, 1998, “宏观社会工作实践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中国社会工作》第3期。

熊跃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